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九

集部

秋澗集卷五十三

元 王惲 撰

碑

絳州曲沃縣學新修大成至聖文宣王廟碑

銘

曲沃縣學舊矣始完於宋嘉祐初盛於金泰和間貞祐之兵蕩焉無餘前政苟訛初不遑卹園蔬興感新刈其下者幾五十祀迨至元己巳邑尹舒穆魯公慨然以圖復



為事工垂構而去尹侯簿賈天衢相與顧嘆曰蕭武弁
能事烏可不卒其美然澤宮故地卑陋湫隘不足奠安
神觀聳邦民瞻相治城西北陬勢夷且爽遂增崇前規
而敞其禮殿焉既落成董事者許良等感蕭君經始之
勤今政贊終之善來謁文將刻石廟庭俾遙名於孫曹
諸賢之列用垂示來哲竊不自揆敢以聖道之隆污廟
學之本末互陳而歷告之三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
有序國有學以師以令肆俊造其中時書歲考小大有

成然後賓而興之其典則六德六行其藝則禮樂射御
書數然不可不思其所自故入學釋菜奠幣于先聖先
師示不忘本也彼朝夕見聞無非智仁聖義中和孝友
嫺睦任卹之方凡邪說詖行放蕩僻異之術非可輔世
教明人倫者率屏絕不容髮其間故三代道出一致有
學而無廟周衰王者迹熄生民不被庠序之教天理蒙
昧心喪厥守異端百家之說乘隙並驚不無龐雜壅底
之蔽此太史公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及漢興學

館林如鴻儒繼作師傳業受學古莅官守其說而不易
故謀王躬斷國論一以經旨為據於時公卿大夫士吏
文學氣節雲蒸霧散彬彬然幾三代之風何其盛哉此
無佗聖道明而百家自息也迨晉魏隋唐以來慕高尚
者以虛無為宗干利祿者以科舉為業其視窮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懵不知為何事時則三物之教弗明于
上先王之澤不及乎下單為廟祀尊孔氏而王之三代
教育之實泯泯掃地矣所謂有廟而無學間有卓越特

達之士出芟夷浮學羽翼聖道為任然莫能拯起其弊而全濟其溺者何哉蓋道之隆污學之盛衰一繫夫王政好尚而為之有無也嗚呼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今國家昭至德建民極勸學敦農崇化勵賢凡可以風四方而開太平之基者靡不興舉故經明行修之士往往賓興天府擢位卿相以心正意誠國治天下平之道已嘗佐天子而理百官矣士之不志于古則已苟志于古舍斯時之易將何所求所待焉曲沃自

昔以劇稱土腴物阜為絳諸縣甲俗剛儉力穡尚氣義
憂深思遠奄有唐晉餘烈尤不可後者教也本既立矣
道由生矣師帥者能仰體上之所嚮以明倫實教作新
士民耳目俾知所以學異時人材輩出斌斌然追兩漢
之風孰謂不張本於斯邪不然釣弋華名為餽羊告朔
之所吾不知其可也銘曰

維晉曲沃以劇稱絳山左戒汾右傾山川開闔氣上蒸
風俗勤儉餘剛稜邑居萬家業有恒既富而教迺世程

嗚呼庠序教所生石君作尹追良能奉宣德化根以誠
清廟起廢功勃興心計百至經載營惜哉垂構任遽更
後人繼之卒有成方華古礎排巨楹文櫟藻棟浮雲蒸
相前增崇尤克承教基鋪敦道日弘春風隱耳絃歌聲
始謀贊終匪自矜吏民懷感思以銘我詩刻石碑廟庭
平陽府臨汾縣重修后土廟碑

平陽府治之西有鄉曰晉原帶汾河表姑射村墟櫛比
泉流交貫無寸壤閑曠山霏夕景杳靄如畫故河更稱

膏腴勝槩之地于斯為最風俗率勤儉盡地利憂深思
遠有陶唐之遺化焉用是富庶而事神報本之禮尤恪
歲時殫出惟恐居後豈終歲之勞一日蜡者之意歟后
土祠其來浸邈蒼烟喬木輪囷離披已百餘年物也兵
燼來雖正寢歸然日就蕪圯里中父老某等閔其若是
乃諭於衆曰吾黨仰滋天休取足厚載歲比豐穰人用
樂胥可不知其自耶今神庭未備不足妥靈揭虔其謂
我何咸儆懼聞命相與經畫起廢完故並新智者作其

謀富者資其用取材于河陶甃于野礪礎于山然後工
者輸其巧壯者服其役營務既興先後有序於是繚重
垣建臺門作重寢列兩序樹庭屏凡三十八楹丹刻翬
飛輪煥離立其配侍法從之屬旄纛縣儀衛之數金碧絢
爛森布左右莫不畢備遊人過客載瞻載儀溪山草木
亦為動色凡費泉幣僅萬足既落成某人等以禮幣求
文於予將以幽贊神明紀夫廟貌興衰之自謹按汾陰
后土祠乃魏郊丘之制其典秩華縉肇於漢武元鼎行

幸之初千載而下令人歌秋風之辭咏汾陰之曲想夫
泛樓舫濟汾千乘萬騎威靈震赫回旌駐蹕躬祀睢土
祈穀報功於是乎在故歷代因仍以為聲明盛事曠古
當然之典是則崇奉者國家之事非齊民所得擬也以
理究之祀睢者即有國之大社而社者自天子至於鄉
遂皆得置而通祀第禮制節有隆殺之異爾況土為神
廣大博厚蓋無所往而不在又汾陰在晉為屬邑以茲
為離宮異館神游美報之所其誰曰不然嗚呼三代已

降敎化衰而禮樂廢禮樂廢而祀典亡林林總總之民
物則旣戕心惑所向有射利徼福而已故祀非其類僥
倖于萬一者胡可勝數哉今冀方之民獨能敦本返始
奉所當祀俾歷世相承之俗敬共誠潔永永是尊以答
高厚無疆之休較夫淫祀野祭者可謂知所向矣乃為
作送迎神辭春祈秋報歌以祀云其辭曰

汾流兮容與林葩兮綉組被汾兮一曲坎坎兮擊鼓薦
瓊芳奠桂醑俟神來欣樂胥芳菲菲兮滿堂偃金枝兮

翠羽報神德兮德何溥

右迎神

淡林扃兮山烟乘回風兮雲輶神欲旋兮何邁奄上征
兮朝元衆紛舞兮羅拜欲神留兮無言望極浦兮渺渺
愁予目兮娟娟神篤我祐兮歲有年

右送神

解州聞喜縣重修廟學碑銘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任道以垂萬世其所以明倫

建極論政造士適悅遠懷者不外夫術有序國有學而
已後之君人者思欲化隆唐虞坐收牖易之道舍夫子
之教將安法歟我國家尊師重道明德新民風動海寓
爰自京師達於郡邑鄉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趨民於
學其比隆致治之意固云極矣而承宣歌舞實守令之
責是則道生之本教始之基其可後乎聞喜在秦曰左
邑桐鄉迨漢元鼎間始易今名其為縣浸董澤莫鳴條
雄盤遠帶風土夷沃通晉走蒲古為咽會名卿碩德代

不乏人顧山川之氣鍾靈萃秀必自人文德化薰陶涵
浸者爾縣廟學舊矣枕城之艮隅地勢穹窿如神龜負
圖背露淵水蒼官蒼蔚環列庭祀秋煙方色望之儼然
皆數百年物也按廟碑由宋迄今宰是邑者增崇非一
故制度宏麗甲於諸縣遷革以來神棲碑屋幸脫煨燼
然歲年綿邈人跡罕至浸淫于壤藁草棘而宅狐狸蓋
有年于茲至元己巳從仕郎張君來尹是縣首以營治
為任既而監縣事脫台簿司天祿佐史劉瑞爭出廩料

資所費而濟厥媿如棟棟桷櫨之傾腐者瓴甌階陛之
缺裂者舉易而新之復起講肄之堂齋廬之位至于神
門庖庫畦圃游息之所莫不畢備用十年春二月釋菜
禮告成厥功百年偉觀復還於舊粵明年春史劉瑞介
汾西前尹王延年持溫國文正公學記踵門而請曰不
腆敝邑猥致力于鄉校功甫僉而尹適去烏可俾上官
之善貌焉無聞於後以職以分瑞也實任其責擬揭諸
麗石以告來哲不肖素陋於文以懇請堅切辭不能已

敢勉為書之又竊喜幸得列名於司馬公之下風固所願也尹晉州臨汾人諱仲祥資明良果於從政故其為善卓卓有成也如是較夫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末者不曰有志於本知教之所基者歟誠可歌也已其辭曰

維漢聞喜古桐鄉東浸董澤南條崗千年喬木岌烟蒼廟宮盤盤枕艮方平時絃誦溢兩庠代不乏賢古明良如儉顯魏度相唐風雲感會龍虎驤至今德業何昭彰神居雖存地土荒蒿萊没人狐兔藏風雨穿漏摧棟梁

張君下車心慨傷首以營治如弗遑同寮見義為贊襄
咨嗟吾道百孔瘡頓還舊觀蔚有光齋廬有室講有堂
我南走蒲過此邦親覩盛事思徬徨吾儒有例善則揚
作詩豈惟示不忘士民向化此本張嗚呼廟碑古甘棠
衛州昨城縣靈虛觀碑

昨之為邑久矣昔周以黃帝後姑姓封此是為燕國至
秦廢燕為昨貞祐初金駕南遷竟河為界建帥府宿重
兵繫浮梁院為汴京北門歲壬辰金人撤守天兵徇取

之明年京城大飢人相食出逃死北渡者日不下千數

既抵河津人利其財賄率不時濟孳死風雪間及已濟而沈溺者亦無慮千百數時全真教大行所在翕然從風雖虎苛狼戾性於嗜殺之徒率授法號名會首者皆是也師時在衛目其事愀然嘆曰人發殺機一至於此邪吾挈舟而來正為此耳茲焉不化安往而施其道哉遂稅駕河上起觀距城之北墉曰將以此道場為設教張本之自於是仁風一扇比屋回心貪殘狼戾化而柔

良津人跋俗悔禍徼福於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矣凶
焰燎原撲殺心於已熾慈航登岸夷天險為坦途由是
而觀非好生大德洽於人心者其能若是哉師一日晨
起集大衆謂曰吾學道有年所得而為心印者一與虛
而已昔之得一者天以之而清地以之而寧神以之而
靈又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惟其虛
則能靈靈則自虛矣且天地虛而發亭毒之妙日月虛
而盪照臨之光山岳虛而蒸雲雷之變谷神虛而通天

地之根致虛而要其極不過煉精守寂滌除玄覽耳故
得心善淵居善地因題其額曰靈虛二三子其敬奉吾
教且曰大德不德今業漿之家十饋其八九吾不可久
於此明日遂行自是風聲教習大被於河朔矣師諱仲
美秦元月山人年三十弃妻子入道師浮山碧虛子遂
盡得真傳深入性窟故為大宗主推德分掌玄教於終
南祖庭者逾三紀焉生平以濟物為本事具重陽宮碑
茲不復云歲丙午詔大醮京師預焉既受釐特加師玄

微真人號且即膺寶冠霞帔之寵世以酒李先生稱云
甲寅夏六月羽化於燕之長春宮及西歸門人啓柩顏
色如生冬十有一月扶護至衛門徒王志安等以縗經
成禮醮祭之夕朔風震屋將濟河即止吁亦異哉后十
有二年志安等圖為不朽用光昭師德遂以禮幣來謁
曰先師教之所及師之所在也然過化存神興修道宇
之自無文以詔來者責其誰歸吾子列太史鄉枌盛事
幸為我論道之敢再拜以請僕儒家者流道不同不相

為謀獨嘉其尊師重教推原知本其篤信有如此者故略為序說云全真為教始以修身絕俗遠引高蹈冥滅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物接此其本也終之混沌人間蟬蛻泥滓以兼愛濟物為日用之妙其混沌氏之風邪不然天命之性有物有則彛倫一叙終不得而蔽之邪如長春丘公在先朝時皇帝清問首以治國保民為本其利亦云博矣今觀玄微李公處身行己若易地則皆然爾於是乎書且為門人作詩追遠仙遊以極遐

想之意渺渺帝鄉乘白雲而何在依依方鶴抱黃石以
空悲其辭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柱史首探玄中玄後人依假土苴傳
刺口論說書百千祈禳服食金鼎鉛樓居紫青致蓬仙
全真獨扶龜王筌只以方寸為福田七子大鑿疏河源
龍章鳳質炳後先風聲波動東海堧李公躍出秦月山
天稟至性虛靖專一物不獲乃我愆黃流洶洶翻鯨鱣
貪噬一世垂飢涎汴人脫死乘膠舡葬之爾腹誠可冤

先生有道光日躔手覆醉袖敗履穿齷牙笑拔鬚為編
濁波吹破為澄淵遺黎北渡賴以全功成不居世愈賢
超出物表冥鴻翩千年喬木鬱紫烟以靈揭宮含至言
頭頭具道道眼圓伐柯睨柯開蒙顙門人奉行周且旋
如入鄭圃居漆園至今遺照無徼邊皎焉靈臺霜月懸
黃鶴一去不復還終南太華空巍然山中瑤草春芊芊
何時真遊來羽軒赤霄望入崑崙顛我詩刻石不可諼
用作華表歸來篇

總管陳公去思碑銘

至元三年朝廷以衛之六城為先大王分邑許就設監
郡敞府治跨有鄘邶復為河朔一路是年夏四月河南
尹陳公承命分虎來蒞此邦先是衛併于懷前守之良
法美政班班具在然連率遠控者眊洋而未之悉子弟
資授者侵欲而無所顧不期年法防狃弛羣小氣橫民
遂殿屎公知其然思有以拊循振濯扶剔姦蠹一新厥
民既視事乃緩其急張不為小惠持以大體從宜處約

率以身先之及前規當法者仍遵而勿失於是案簿焚
者井之而有綱公吏讞者肅之而趨事教條旣周小大
得職時自春及夏嘆不雨秋種未覆公曰龍見而雩其
可後乎乃齊居禱蒼山祠下車甫還甘澍霑作闔境沾
足秋乃大熟旣而監郡公聿來視師為人詳靖明惠樂
於為善一見公歡然如平生其承宣注措云為之意吻
與公合此倡彼和如嚮之應聲及其倅王君文幹簡重
諧讓以之贊副會歸政成化洽而已用是德風草偃翕

然稱治初共之西營幕習不法侵漁無時民苦之公以
理將命遂折其須牙來就約束又以毒民莫盜賊若乃
下令屬邑曰今而後若輩一污記籍者以類別如農者
畎畝商者市歸俾督之營務以恒厥心時視其勤惰懲
勸之果終其任悉悛革不二為致狴犴屢空時熙春撤
木萬計當輦輸以東陸輦之勞汴衛兩集其事公曰汴
大衛小役與之埒民將不堪力請於上竟以汴輸之河
漕且遣軍士三百整桴而下我止壅遏水勢而已無幾

治甲令下頗急官易牛革鄰道例配科民間以辦農至
解耕牛以屠猶有不堪其輸者公曰不可遂一易於市
既而衆相率相謝曰脫東鄰之禍者繫明府是賴於是
田里盡樂安之農暮夜有不扃之戶矣殷太師比干墓
在部內祭秩久替公請於朝遂載諸祀典時秋陽再驕
繹享之夕大雨越明年二麥倍常噫亦異哉及再葺政
平訟理民安吏法一日謂監郡公曰夫政以風俗為先
俗以教化為本今國家文治蠋興百廢具舉牧養元元

日就富庶教所未至實我之責矧衛古稱多士今者春秋釋菜享獻無所上無以副朝廷右文之意下何以啓吾民向善之心遂大起孔子廟內外具瞻克壯於昔諸生執經咸得依仰旣落成有芝產殿梁連莖秀曄童童蓋如僉謂邦君誠敬所致由是而觀其於事神治人亦以至矣公平素於先事有方臨機應變用儒飾吏聽訟以情理明氣溫推見至隱卒齊之以禮不知鋤莆桁楊為何物故冤者抑者每有所伸强者暴者日安馴服至

相戒曰陳公明良不容奸欺吾不可以過聞由是人興
禮讓風化大行蔚然為諸道帥朝廷嘉其能擢充山東
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既趣裝吏民祖道填郭溢郭炷香
而頂構綵而迎相與垂涕志感用伸願借之心至有攀
轅遮道不忍使去者既乃衛民懷思不忘求文於余予
以鄉國盛事敢勉為論譔之愚竊觀西漢之名臣如黃
潁川劉東海之為郡而能績用章章者皆由明允篤誠
遂懿厥德故所居民愛所去見思況公自明而誠勤強

練密以道自信所謂推忠及物衆瘼自蠲懷我風愛永
戴遺賢者也且為吏民作詩庶幾紹甘棠之遺音以永
衛人無窮之思公諱祐字慶甫世為趙之寧晉人其詩
曰

維古作牧紛治稱兩漢具載循與能趙張固猛德不勝
捄時沸炎多創懲漢家三尺世有程下昧所守徇厥情
一得千失例不經陳公為邦大厥稱三年撫字猶鮮烹
頑則伊教孰汝刑執中以權適重輕吏畏民愛政迺平

會歸其極誠與明吁嗟七月政報成載其清淨民牧寧
里門夜啓深春耕雨暘時若歲屢登何以教之庠序興
春風弦歌衛六城槐陰幄帳掩訟廳園扉無人秋草生
高軒北來障緹屏翩翩振鷺朝天庭郡民祖帳續旆旌
昔何來暮今遽更漢民借寇惠我氓我則不獲心乃烹
使君雖遠德日馨彼風儂兮我佩銘願公壽福川方增
坐之廟朝調鼎羹流惠載使邑里清我詩刻石亮有徵
千載擬婉甘棠聲

陽府創建靈應真君廟碑

玄黃判天地闢闔足斷四極立而陰陽五行之精上為
經星恒宿環拱經緯幹化機而成歲功真武蓋北極之
鎮宿也端處玄宮赫睨四部在昔王者圖形旃旒以肅
擁衛之儀道家取制爰設神像蓬勃其赫靈焉若夫振
綠髮提干將履玄冥綰元氣也被玄衣衷屬甲戴雲旂
耀武德也靈虺穹龜踴躍前導取形似而從陰類也復
役丁甲六神撓指陰兵備將佐也廟而貌之于以填方

域祓不祥而來福祐故在在奉祀以謂天神之尊極者
焉我國家運開龍朔帝發其祥京都之建神特顯化焉
遂先啓應宮用彰靈貺矧齊民敢後其寅奉哉冀都真
君壇其來久矣先時府莊岳間有閣巍然山峙設四塑
像於其上神奠其北戶焉兩廂豪右貿易綵幣市集宇
下春秋奉香火甚恪里俗踵祠用為故事厥後傑觀雖
火裡嚴之禮藏於人心者耿耿固在歲丁亥故老董威
霍斌等顧相諭曰吾儕事神之心既不以閣之興替為

有無然俾神明棲格無所謂揭虔妥靈可乎於是與趙
常柴邢凡七族共輸私財得地於平陽里起正殿神門
社賓之位庖湍之所凡十有三楹莫不攸當神儀法從
光怪絢爛飈馳雲擁陟降自空內外具瞻光動里陌後
十年丙子里社程政等以前人興建本末不可使無聞
於後且恐歲月綿遠祀典湮微乃介叅軍陀滿君用來
謁文於予將揭諸麗石以告來者且知廟之所自予官
晉四載間稔其風聲氣習思深而好禮尚儉而隆義猶

為有陶唐遺化故幽明兩間各盡所事若東里之曹相
國西郭之霍博陸南遂之帝堯祠是皆敬其人神有德
於民也是祠之建前倡後繼不憚服賈之勤歷年之久
臻其成就若爾可謂富而好禮敬共神明罔墜休聲者
哉至于施與厚薄之差時饗周行之次具列石背又見
隆義向化所悅者衆云仍繫樂歌用伸幽贊其辭曰
列象蒼蒼周天緯經玄枵之次虛危之精羽林北落廩
焉神兵奠我邦家衛羣生兮奕奕新宮士民之功遠彼

闔閭極夫尊崇神庭肅敬景氣葱朧風馬雲車歲時來
同兮神維來降冷飈先颺應鼓田闕悲簫洞盪紛進拜
裸袒鬯將將洋洋如在上有物蜿蜒來胙饗芳芬滿堂
神人暢兮神鑒孔明我民之誠旂麾下拂風雨攸寧攘
除祆災大來庶禎介我繁祉時和歲登踵祠罔替繼繼
承承永垂其休聲兮

重修孤竹二賢廟碑

首陽山孤竹二賢祠肇建於李唐增隆於前宋金貞祐

末為戍兵撤而禔之國初郡人徐帥因廢基而屋焉後四十載當至元九年玄默歲某自御史裏行來官河東以是年冬十有一月按部至於蒲坂適致祭令下遂齋沐奉祝祇拜墟墓庭序藂繁路寢傾圯遺像默昧彫剝就滅於戲前政之不舉至於斯邪非惟不稱明詔尊顯風烈之義而大懼不職下隕教條吏隳不恭惡可徇狃於是祇會屬吏作新是圖資聚既營衆工趨事仍命府掇長吳舉董治厥役改新肖像以儼神儀迨明年夏五

月復行縣次蒲吏告訖功用六月丁亥躬率僚屬以少
牢之奠敬安神棲帶河表華新宮敞然山烟庭木奕奕
動色守吏不任之責庶乎其少塞矣知府楊君寬請書
其事于石以詔來者噫二賢聖之清者也其出處大節
求仁本心興懦厲貪之操息邪懼亂之功孔孟稱之詳
矣揭若日月亘終古而不熄小子其敢擬之然讀董太
史所述去國諫伐蓋宗國有不說好事者為之說耳竊
有所疑焉若曰非讓而逃國人惡而逐之烏在其為賢

也且以避紂不有其位孔子何為稱求仁得仁子貢何
以審夫子不為衛君乎至於義抗白旄恥食周粟亦謂
事不經見臧哀伯何獨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之不
然二賢者北自海濱聞善養來歸當周命維新明義崇
德之世不知俯仰何所愧怍僵踣於茲山之下乎故特
表而出之必有能辨之者仍為蒲人作迎享神辭俾歲
時歌以祀焉

瓊縻潔兮蘭馨錯薇蕤兮薦神庭條之山兮河之水迴

風蕭蕭兮波瀾瀾神之遠游兮適何歸南呌虞舜兮帝
禹與追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國極所欽兮祀典載熙
槃非周粒兮桂酒芬菲民之戴神兮清風庶幾偃迴旆
兮入室陳鐘鼓兮載考載擊千秋兮萬歲於焉兮永息

故晉濟大師劉公道行碑銘

有序

晉州景行里有觀曰玄應其徒謝志堅梁志端介寓館
主謝純踵門來謁而告予曰先師純熙子化形已久今
雖像而事之其平昔道術及於人者班班可紀然非文

之貞珉無以示來者而傳不朽明府嘗列官太史六家之旨所宜論述也敢百拜以請謹按所持狀師諱志貞字子常族劉氏陝之三堂人幼沈潛不好弄及長趣尚冲曠嗜黃老書遂棄家入道旣而尋師來晉止謁玄都宮與方士韓仙翁遇傳寶珠照法覺靈府悅悅日有啓悟歲己亥披雲宋公首暢宗風力紹絕學起道藏書於河汾間師幡然喜曰此人天師也吾皈依有所即執弟子禮事之受紫虛籙訣香火修持晨夜不少懈宋偉其

志後以上清三洞五雷錄法畀焉師操履益精勵神經
怪牒大贖冥奧氣志既凝洞知來物簪裾所加法力所
至疾痛呻吟隨失所在中外宣播以靈異稱今聖上邸
潛時聞其名遣使召至試以錄法三驗諸事遠邇幽深
靈應昭著時旣雨且風勢幾恒若命師以誠祈止少頃
豐霽回御蜚廉為不颺矣上異之賜御醪仙氎加號普
濟大師特光寵焉留館堂下以需時召自是道價隆隆
風動一時矣中統庚申冬詔就長春宮設羅天清醮師

攝行大禮凡七旦夜神人和暢且有天光現朗之異上
聞之喜甚咸謂師精誠所致明年秋奉旨馳乘祝香岳
瀆事已還過故隱語志堅曰吾雅性僻逸恬於世味偶
以兼術供奉闕庭恩遇優渥已渝素分物微近盛吾道
家所忌遂謝使者而輟裝焉後復來徵竟辭疾不起以
至元閏年夏五月終所居丈室壽六十有六師丰儀秀
整面如滿月紫髯垂脰脩然有獨立出塵之趣接物不
以貴賤易其禮度人之有疾若已受之推誠濟物惟恐

不力時人以此多之予嘗以道家者流以清寂為宗一
死生外形骸自放於萬物之表是不以一毫世故撓拂
其心至於挾方術出祕藝揀時行道者世有其人如砭
劑膏盲答逐鬼物驅役社翁安人區而遠不祥往往驗
於事者蓋世所不廢也普濟師其斯人之徒與較夫遺
世絕俗歸潔一身自放於萬物之表誠法教中有裨於
世者耳且以費長房訓子事猶傳於東京方伎之列者
師之行業出處又足嘉尚吾烏得而辭哉乃繫之銘詩

庶幾門人歸來望思之意其辭曰

大河湯湯南紀蒼蒼兩戒勢分爰自陝疆蓄潤蟠精萃
於三堂篤生異人孕氣之良截然入道濟物為方山立
髯張劒佩煒煌霆轟暗室星壇夜光玉鈴金紐呵斥不
祥隱若勅敵陰魔遁降四十年間玄門之綱鶴馭仙去
白雲帝鄉何謝世兮已遠顧其道而彌光嗚呼劉根術
驗而不及物長房及物而鬼所殃我銘勒石孰為短長
庶千年而語華表見門人之涕滂

秋澗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十

集部

秋澗集卷五十四

元王惲撰

碑

大都復虞帝廟碑

幽陵之祠虞帝所從來綿邈廟據金故苑西北維兵後
廢不治獨唐貞元間復廟碑宛在

顏真卿
子顏書

人屢欲易去

磐馬以它用立者心愴恍若有微動乃已厥後道士陳
志玄直廟西百舉武起真陽觀為長春別院復購馬約

不犯元刻用石背勒營建本始備力來徙碑趺已圻身
挺植重不克舉仆道士惕息磬折向碑祝曰今神顯思
若是願置安處且遠荒穢尚敢他用以黷聖靈神惟降
鑒庶畢茲志安載而去吁亦異哉初樞密趙公良弼嘗
建學宮於鄉縣永志立為工師既起功以徙碑事蹟來
告公曰嗚呼噫嘻皇乎休哉惟帝明德萬古是式況冀
土茫茫析而為幽州者帝之所經畫宜乎燕人享祀不
忘廟屢廢而旋復也又道碑巋然自唐歷五代遼金當

大元戊寅凡五百有餘歲神物護持俾勿壞汝歸興復之責不在師乎志玄曰唯即以道宮丕構作新廟而奉黼宸焉既而趙公將志玄之懇以復廟記見屬某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日月星辰帝文明也君臣父子帝彝倫也山川風土帝疆域也是則聲教所暨巍巍乎與天地同休孰能名而能報哉今志玄黃冠師因趙公一言而復數百年之舊俾來者瞻天就日知慕帝德如蟻之赴羶可謂推原道本敬其所當敬乃知天理之在人心者

曾一息而間斷邪至於稽古樂善因機就功毗贊皇猷
思成比封之美又以見趙公事君治民孳孳焉以堯舜
之道存其心者也誠宜特書以詔來哲仍繫樂章使都
人歲時祀享登以歌焉其詞曰

帝降諸馮東方人兮幽幽深山鹿豕群兮耕稼陶漁至
為帝兮風動八區烝乂一兮矧惟祈津帝經制兮物不
苦窳化土泥兮聖靈在天濡鴻私兮阜財解慍南薰時
兮鳶飛魚躍日用而不知兮風移俗變天理存厥彝兮

燕人懷思歆明德而祀兮八音廷陳鳳來儀兮九疑雲
深望何依兮我賡九歌言匪空兮皇天降衷克綏惟帝
聰兮恫彼下民中庸具鮮充兮嗚呼胡能一天下之慮
允執其中兮

大元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陳公神道碑

銘

并序

士有奮身韋布作時蓋臣志足以有為材足以應變氣
足以充守學足以明義毅然以致君澤民為已任雖罔

獲克畢厥志不幸而罹患難猶能挺樹名節勵薄俗於
當年激清風於來代古難其人今於宣慰陳公見之矣
公諱祐字慶甫世家趙之寧晉為人固窮尚志好讀書
恥陸出馬援書混混塗間癸丑歲以藝能應穆王府辟一見

而列侍從官公勤勞所事進盡忠言王嘉其大有裨益
遂賜號尚書俾顯異於衆及分土東洛其監與守丞承
制封拜以王充本道軍民總管治洛邑闕河衝會政荒
民耗困於兵賦轉輸不大更張之將無以為治即啟其

利病之要者得廿四事率如請又奏免征西屯田軍士
數百家歲負糧料及椒竹等課甚衆自是殿夷屢息日
就安集之樂八年間規為保障率以身為律度至今人
賴其惠至元二年調官制行授奉政大夫南京路治中
徐宿大蝗移公督捕役農民數萬度其勢猝不能殲秋
稼垂成即散遣收穫自掾不然秉遺無餘或以不可諫
曰救菑獲罪廼所甘心朝廷以從權避之尋授嘉議大
夫衛輝路總管其治比洛愈精勵有方正官紀革吏習

杜私交審聽斷務以至誠感發期於實惠及民每庸調之下必經畫寬便使民有餘力部內屯戍習豪橫眡民司蔑如莫敢誰何公因事致詰落其機牙衆譁噪擁其長以來意在棖觸公坐廳事上折之以理厲聲色略不相假貸為氣褫而退自是合境肅然奉教條惟謹復比于祠大起孔子廟暇則集諸生肄經史以敦教本至風化大行吏民稱羨刻石以頌之時憲臺初立首以材擢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公憲其責與志合踔厲英

發擊豪右摘姦伏逆見隨決所至以神明稱貪墨者往
徃投劾而去褰帷具瞻有民動百城之目平時底蘊雖
略張設而惓惓朝廷之心不食寢忘嘗以三本陳事忠
嘉剴切反覆論列至屢數千言大率太子國本建立之
事宜早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人材治本選舉之方
宜審又群小流言干撓庶政恐習以成風私門大啟於
下公道孤立於上臣知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
之口事雖不報士論偉焉時機務多出尚書權臣意欲

獨專柄用乃以併中書設三公為言事下大臣勅公預其議有說公宜審所向可致大用公不顧乃直言可否曰中書政本所係併尚書為一省便右丞相安僮位尊望重宜端揆如故三公虛位不須設置衆因以聞事遂寢斯皆國家大計人所持難公慨然吐論曾不瞻顧自是忠直之名聞於蓋代然不悅者衆矣遣簽書中興行省事十三年改授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屬吏憚公方嚴有不安者仍諭之曰汝昔為額今跖吾以法繩之

昔為跖今顏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其間衆悅之益以趨事許蔡郊有劇盜號賊李三黨結其衆軒頤囂嘯公然剽劫兇燄動兩河間及公來逸去以計捕獲即搃殺之萬口稱快明年春進拜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左初下人情輒輒例賂遺相尚公表以廉正濟以恩威遠懷邇又浙人忘亡其不貪毋擾之戒茲有驗矣福建平大軍俘溫台新附萬餘人而西公力為申援還民伍者什七八越技廩繼米幾萬斛掩為兵食驗籍

復於舊行省下令美商酤頗亟公建言兵後瘡痍未復
宜停徵以示優卹遂檄公覆明台營田歸頓新昌值玉
山寇出剽報至衆謂可去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
民昌依俄克黨突入衆寡不敵遂遇害實至元丁丑歲
九月七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靈輅抵越人士素服哭祭
皆失聲願留葬起祠以奉嗚呼非守義不回惟忠及物
安能感人心如是子夔請兵討復得首惡七人僇越州
市次子臯扶其喪歸殯洛陽縣之北邙原公剛明廉介

博學有經濟材信道篤立志堅從政果於應變為尤長
氣之所充雖百折不撓故處大事臨大節審量合義毅然
力行要欲表表有所見於世而勢利不得奪也其愛
君憂國之忠出天性固然與人交有終始不可干以私
官二千石三十年自奉猶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可謂
甘貧苦節不媿神明者也以用罔能盡死非其所計聞
識與不識舉為憺惜之生平喜作詩詞必已出能道所
欲言節齋其別號云曾祖懷妣范氏祖忠妣張氏世在

野父諱子安性慈祥美丰儀易農而醫士辰際以其術多所全活陳氏之興豈其是耶用公貴封資德大夫妣張氏順德夫人賜錦衣各一襲公夫人翟氏以貞靜能安公貧子三人長曰夔武路將軍佩金虎符充某路行軍總管次曰臯讀書克家矯矯偕有父風次庶未名女三俱適士族孫八男女各四人卒事之明年孤子夔等喪服纍然百拜涕泗以墓碑為請因念公與不肖交素厚死生之際三入予夢皆有明徵豈非精爽交感動於

彼而應乎此然耶雖既挽而復誅其感於予心者固有
所未盡今屬筆來圖不朽以義以分其敢以不敏辭謹
按母弟知府天祥善狀勉為論次之銘曰

維天降材畀我其治其道伊何曰忠與義安而行之匪
功匪利致君堯虞否乃予愧不曰蓋臣其將孰謂堂堂
陳公元精貫中貞亮之義謇諤之忠以剛而順以介而
通養我浩氣塞乎昊穹一朝遭際奮從雲龍即事進諫
礪夫深衷列二十石敏焉赴功以德以讓凜兩漢風擢

登使車攬轡而東三年齊魯一鶚橫空治安陳書袞職
是縫明我國本如棟之隆充庭預議孰知雷同屹然有
立砥柱河衝望公廟朝帝載奮庸持節江海卒與禍逢
命也何言其來則豐哀哀嗣侯子職大供臨江一慟揃
除姦兇憤雪九泉與沒其躬瘞陶之墟交川溶溶顧瞻
佳城祖禰是從魂兮歸來安此新宮忠傳孝繼有決其
漚是維慶父之表過者敬恭

大元故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史公神道碑銘并

序

雲雷合奮屯難伊始君子以經綸為艱攬撝廓清恢我
文治世臣以守成為重維史氏倡大義起營朔粵自都
帥公仗鉞分閫來殿鎮方擴武畧以濟屯角群雄而宣
力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繼以大尉留後二公篤忠貞昭
嗣服治具燦張民物趨阜至於知垂創之惟難審守持
之匪易躬念成規洞焉恐墜卒之承先志而推方岳之
賢著治效而冠群辟之列者總尹史公其選哉公諱楫

字大濟世為大興永清縣農里大家曰成珪者公之曾
大父行北京六部尚書曰秉直者公之大父金紫光祿
大夫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曰天倪者公皇考也初乙
酉歲父金紫公遭罹仙難時侯齒雖稚資稟剛毅沉塞
已能從叔父忠武公破走仙復真定衆謂臧孫達其有
後於魯矣及長不妄言笑善騎射博戲音樂略無所意
開府公奇其好尚不凡令給事左右俾習知政務己亥
歲奏授公知中山府事惟定武衝會務殷使軺營帳中

外騷屑公措畫有方數年間民賴以安尋充征南行軍
萬戶翼經略公徇地蘄黃間當戰攻殊力值阻乏則頓
舍樵爨經營百至甘苦與衆共之及還一卒無饑疫疾
失所者丞相以公材果從政治兵皆所於可壬寅春引
覲太宗皇帝奏曰臣先兄天倪死事際緣姪楫孺攝行
其職今業克負荷請解所佩金虎符畀之臣天澤備列
戎行俾兄不失舊臣之願也上大加稱賞即授公真定
路兵馬都總管莅政之初顧惟鎮府表山帶河連屬三

十餘城生殺進退咸荷專決一旦惴惴繼述有夙興夜
寐謹身率先明政化信賞罰任良能汰貪墨劭勵農士
惠鮮鰥寡庶繭絲輕而保障之功可立辛亥歲朝廷肇
議賦額戶率徵白金一錢名曰包垛銀諸路審其重莫
敢倡言公毅然上請曰兵後生意未蘇民恐不堪如銀
與物折各減二數庶民力少寬且無逋負允其請詔為
定制迄今天下賴焉各道發楮幣貿遷例不越境所司
較固取息二三歲一更易致虛耗元胎商旅不通公奏

皇太后立銀鈔相權法度低昂而為重輕變滯滯而為
通便時又有言食肴之醬請按籍計口椿散者業以從
之公詣行臺論其不可曰鹽鐵本貿易物難同差稅一
例配著今民資單弱是愈抵於困不若依舊便議遂寢
嘗有寇行劫保之南鄙捕罔獲時檄所在如盜數償主
公與保將賈會境上議強歸於我公弗辨徐曰盡付之
第切發地約弊邑耕劬去囊橐以絕後患何如賈語遂
誅我免輸償錢數千緡元氏郭其姓者懇府僚屬於達

官按脫既而質無實達官怒欲抵郭死公力請釋之曰
此人以重辟謀陷汝等何援為公曰殄之以懲後未若
宥之死愧其心也況人命至重豈以妄言某等卒窮極
戮哉竟杖而遣之辛亥斷事官伊埒肯托郭斯來按本
部性苛察憲事凡被劾者凌轢羅織莫有脫其彀者公
能隱忍將順使虐焰斂煇不致濫及非辜害吾事而已
其已籍沒者十數家公奏明其究竟皆復業公之抹時
濟物民得受一分賜其不自顧藉類多此中統建元首

授公真定路總管同判本道宣撫司事遂舉明州縣文學屬吏三十餘人後皆致通顯云三年齊叛平忠武公首奏兵民之職不可併居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公即日解官以職讓其弟江漢大都督權角巾私第裕如也遂選勝西郊築治亭園日以植花木玩泉石為佚老之計澤車款段徜徉游詠人不知為故侯大將也以至元九年二月邁疾越廿日薨於正寢春秋五十有九某月日葬獲鹿縣明丘鄉安社里之西原公之純正蒞官嚴

恪親戚左右罔敢一語私於其間至若民情鬱而未宣
時政舛而未便寢饋為不安思有更張而後已終其身
無聲色逸靡之娛其奉上接物刻已自勵不一毫及民
前後積負至四百餘定棄官日方議易田宅以償朝廷
閔其廉為代輸焉故在官三十年間時和歲豐政平訟
理鎮之士民輕裘緩帶鳴絲跕躑嬉遊宴衍樂史氏之
無事內則連薨接棟井肆夥繁河朔兵餘獨稱萬家之
盛外則阡陌從橫耕桑彌望熙熙然為樂郊之民及暮

而報政崇獎聲實為諸道法宜矣夫人三完顏氏北京
路左副元帥某之女薩勒珠特氏金紫光祿大夫北京七
路兵馬司都元帥烏葉爾長女布薩氏子男共廿人曰炫武
德將軍常德府管軍總管曰燠早世曰輝奉訓大夫孟
州知州曰燧朝列大夫東昌府同知曰熒曰燧卒曰炆
輝曰煊潼關提舉曰燭燃炎曰煬承直郎簽嶺南廣西
道按察司事曰赫曰燉行省宣使曰煥烘炬炆烜女子
一十三人俱適華族孫男廿三人長塔喇齊武德將軍

鄂州管軍千戶餘並幼女孫一十七人若子與孫服庭
訓迪檢押略無紈綺驕豪之習飄纓若綬爛馬盈門詩
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公誠有焉
公薨之十年嗣子輝煢介公弟征東經略使樞密御史
中丞彬以神門之表來請某惟曩昔省郎公以民事上
計意有未安者憂形於色固已切嘆其有志於民及按
部燕南延見故老歌頌遺愛有不能忘者又知夫流風
善政感人之深也如是輒第其門士李豹善狀而係之

以銘其辭曰

繫農之務世服勤正以篤實天為親史惟累葉耕而耘
一氣厚積生元臣惟元再傳彪其文弱冠崛起乘風雲
中天草昧殊未分亦能當閭收元勲豈其垂裕彌後昆
大忠遽掩豺豕羣是為明府皇考君公今嗣封昔孤童
已能馳射精絕倫利器小試無輪囷堂堂大府恒山軍
一日作牧兩漢循於鑠叔武經且綸大綱一舉萬目振
如何畫法參能遵保民無踰家富殷弊去太甚輕絲銀

權臣按事何斤斤歛回熒熒焦吾身拔濯良善脫已焚
載其清靜民謐寧丹砂成金頑化仁潭園水滿花氣薰
高牙大纛馳朱輪崇高有餘足具陳公曾目覩耳弗聞
公堂糲食坐日曛念念民事憂絲棼絃歌萬家和氣溫
農夫不識城四閭桑麻蔽日原隰昀熙熙鎮土三十春
歲時報政帝乃訢褒顯班上諸侯裊白頭一德酬國恩
用昭先功畫麒麟惟冥報果忠與純慶流又見螽斯孫
功成身退素所云笑解留務遠世紛郊園花木清而芬

拂衣去作封山神空餘遺愛沾邦氓甘棠懷思墮淚存
零落何必西州門嗣侯追報圖不泯哀號罔極悲秋旻
我銘騰兮舌可捫擬配大茂增雄尊孝思永言世所敦
淇州創建故江淮都轉運使周府君祠堂碑銘

郡邑之設因形勝而稱望雄由變遷而有併置至於廢
起千載之餘功垂百世之後俾存歿懷思感人心而不
忘者非豪傑經濟之士未易致也朝歌殷故墟兩漢縣
焉魏齊來移理衛河朔經途東出鉅橋之陌而朝歌

遂墟天兵南下鉅橋正途亦廢自太行東接浚郊莽為
林灌行者並山取捷躡跡於兔蹊鹿町之間又分當相
魏汲三會之郊盜賊囊橐其間日禦人為尋常邦君邑
長顧目前不遑奚暇遠圖哉故群行恣睢莫敢誰何者
有年於茲壬子秋國家經略江淮擢行臺聽事官周侯
充諸道轉運軍儲使仍置司於胙侯道出朝歌登鹿臺
遺址顧瞻河山愛其沃壤且嘆夫梗阻若爾慨然懷辟
易興除之舉乙卯歲公以事北覲圖利害上之朝廷為

開可詔以彰德大名衛輝漏版戶五千實馬復其徵三
年因易號曰淇州縣曰臨淇特勅公領辦其事於是推
賢擇能申令講治設官府建倉廩立市廛外則表疆理
布丘聚開阡陌梁津夷險以便行路置淇澳思德南陽
薛村等鎮以間迥曠耕牛田器及饑貧不自存者一仰
給於官下至取材於山陶甕於野率躬親規畫略無倦
色西山鐵官競竈公出本資悉發其伏利自是四方流
徙願受廛胥宇者日接踵而至商通工易貨委闡閭餘

糧畝棲煙火連甍鳴雞吠犬相聞和樂之氣達於四境
侯復以既庶且逸無教可乎遂建孔廟立學師敦化基
而厚薄俗不五載內外修治井井可觀邑居過客相與
咨嗟太息曰曩以荒烟廢堞之墟化為樂郊樂國向也
流逋傭耕之民今為恒產完美之室雖天休涵濡非我
公建白興造之力疇克臻此既而公薨於位子錯襲職
繼述先志有光於前者至元癸亥轉官制行州隸於衛
耆舊馬良等謀於衆曰公去世逾遠吾輩生理日完嗣

侯又歷官他郡其開建本末卯翼深恩匪立祠樹碑奉
祀光揚何以報盛德而圖不朽乃相率度治城乾方塋
壇地廟而貌之十三年秋適嗣侯自魏府別駕代歸良
等邀過妹邦大合樂以落之相與請予文以紀其實走
早辱公知敢以不敏辭念古之君子興事造功率忠愛
持心無一毫功利自私克成碩大光明之業故民戴之
如父母仰之如神明宜矣如公初以轉致之便興廢棄
於荒殘因丘聚之成養流布於完實又未嘗占據膏腴

營治已私為務誠可謂持心忠愛豪傑經濟者矣致感
人心存歿罔間耿耿不忘者如是據禮當祀在法宜銘
公諱某字德甫晉之隰人孝弟忠信慷慨尚氣義蚤以
材術振耀一時仕至江淮都轉運使其豐功碩德具載
墓碑茲不復云今嗣侯自武德將軍升嘉議大夫佩金
虎符淮東高郵軍總管銘曰

河山兩界殷故墟自昔土壤稱膏腴千年廢治灌莽區
殆似淵藪藏逃逋政以規畫無良圖堂堂周侯烈丈夫

一朝王門曳華裾利馬思興害思除南來主漕過此都
顧嗟形勝資豺獍何忍蒼赤為肉魚龍庭入奏為允俞
一語能沛天恩濡郊圻申畫開井廬連薨表植左右閭
日中市集百貨俱荒榛一旦為亨衢流民賴之彫瘵蘇
勞來又復三年租夫耕婦織圃有蔬桑無附枝麥兩塗
芄芄翠浪西山隅昔焉餬口今贏餘我衣我食公所予
欲報之德父母且胡不均弘秉事樞天奪之速為世吁
公去雖遠愛豈殊身後報謝當何如閔宮盤盤列綺疏

繪肖公像儼以居歲時籩豆民駿趨曝牲在几酒在壺
坎坎擊鼓吹笙竽睇公風馬乘雲車神兮歸來意恒愉
風時雨若蛇虫蒞甌簍滿篝厲鬼驅我詩剗石誠匪諛
授之民謠與同符大書特書不一書太行礪兮河帶紆
黃童白叟相携扶猶有墮淚沾龜趺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益津郝氏世德碑銘

有序

至元十七年中奉大夫參知政事進拜資德大夫中書
左丞被二品命服中外具瞻越郝氏惟煒公乃顧宗屬

言曰自惟疎薄烏能致此茲蓋我祖考勤勞貫積篤祐
餘澤集於後人乃克有濟今新隴建麗牲有石惟是
大書顯刻表飭神道庶幾報明靈昭裔昧而傳永世然
非賴篤古達辭者其將伊託遂以銘章見囑某以寮雅
故義不當辭謹條其族系世德祖禰之所以劬躬壽後
資德之所以起宗顯親者廼綴之以銘詩維郝氏其先
霸州益津縣人資德之曾諱贊少擢律科第授憲部檢
法為人文無害以讞疑平允稱正隆末遷司理叅軍佐

進發部歿兵間曾妣鄉進士王公之女德柔嘉有母儀
祖諱誠長身秀髯丰儀甚都早以義勇聞大定初獎死
事子孫得叙用材武授衛軍鈐轄盧溝當國都西門水
潦時至艱於航扛承安中大起石梁府首膺選督役為
籌辦最功陞昭信校尉貞祐初燕不能都扈德陵南遷
得疾卒官下享年六十有七祖妣同閨大家亦王氏姿
淑貞事舅姑孝謹生二子曰璿曰珂壽七十有八終珂
早世藁場府君璿即資德之顯考也天性孝弟初鈐轄

府君既南從靡所依藉奉母夫人走汴中途困乏置母
便所與珂索食鴈間游兵遇偕驅之去敦武君泣請曰
弟幼不任事又母所鍾愛幸免以視義縱珂還行復念
珂終不能違將其母因跣而訴曰將軍以母故釋弟然
母老須璫可生且為人子不竭力於其親將安用為敢
以死請遂伏馬首不動兵怒以佩刀刺之即仆地作死
狀兵委去因護母與父會後用恩例調京城草場副使
官至敦武校尉至元乙丑某同資德在東平史侯幕獲

升堂謁拜時敦武府君壽期頤氣貌魁偉其齊家勤儉
有法若一官府然資德年向五十佑封君列卿士長已
貴朝夕溫清門內事必咨而後行府君晚樂道家言遵
其禁忌以靜默自處其修嚴如此明年春二月邁疾考
卒齊氏寓館春秋八十有四資德扶柩歸葬真定縣西
三里安上原之新阡夫人馬氏祔焉夫人出處強腴族
性貞烈主內務殊健生平樂於為善至絕葷酒不御每
晨興炷香禱曰願聖人壽天下安妾家亦沾餘佑又月

具饌食囚繫為常初資德為郡曹決曹歲壬寅有盜行
劫臨城石帥家以疑得兇劉等十餘人繫之皆誣服上
官趣論報夫人訪聞里間有稱其寃者歸語資德曰捶
楚下何求而不得汝當盡心詳審恐及無辜資德亦方
以贓驗未白致詰及承教仍移文緩其事尋果獲真盜
自是資德於獄情愈恤慎後復全活張紇堯等十餘輩
由是而觀昔雋京兆母聞不疑於囚徒多所平反即言
笑異常不然慘而不食以夫人教戒方之賢於人遠甚

又近舍有賣餅翁媼併亡喪不克舉夫人鬻粧奩中物
掩瘞迄成禮非出天性能然耶中統甲子歲正月十二
日以疾化於私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子男一即資
德公女一適尚書許公孫五人曰思仁謹愿克家次思
義資溫雅有幹局材官嘉議大夫諸路人匠府總管次
思忠性果達少中大夫同知真定路總管府事次思禮
思敬重孫二女孫二竊嘗論古之人因陰積而獲顯報
由仕宦而位公卿者多矣然非濟以材德則卿相之任

有不克負荷者今郝氏連世孝友純善罔侈厥報委積
流行介祉於資德公公廼傳德襲訓自微而著莫不材
稱故能依光藉潤遂貳台輔是皆祖宗載基載播於前
而公以材德肯構肯穫充大光揚於後故也今復援賜
鼎歌鐘之例載德象容刻銘樂石垂示無忘可謂邇追
先濟其世美者矣其詩曰

商啟期封肇迹太原因鄉定氏郝姓乃蕃晏相夔將實
為裔孫逮晉中圯族系枝分散處朔南異宗同源處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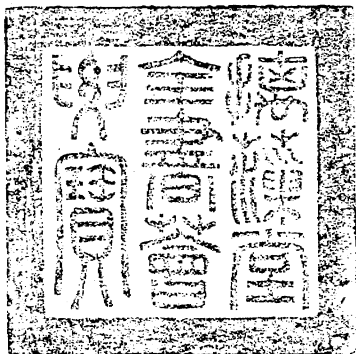
相唐立朝直聞義形於主忠烈名存維德繼顯乃理之
循暨暨司法奮跡益津平讞庶獄廷無寃民毅然就列
儋彼祇勤於赫鈴轄職司徼巡駕梁桑乾萬石鱗鱗神
工雲僞增秩疇勲敦武超父奉母南奔中塗阨阻孝義
兩伸施於閨壺德馨悅帑三世一致封培善根宜達而
室歸成後人篤生賢孝愛出人羣持衡機務叶贊經綸
華軒駟馬乃大于門不有其美推功本元爰求戎銘載
必其芬我觀資德才全德洵仁以濟物謙以持身須彼

陰積蔚為名臣隆隆新丘萬象傍隣表列華柱石卧蒼
麟神維顯思孰知蒿蓀匪義奚立非孝無親移忠於上
垂裕後昆恒岳之陽潯池淪淪淵峙無極永昭刻文

秋澗集卷五十四

謹按卷五十四第十一頁後四行伊埒肯托郭斯舊作也
里干脫火鬼今改 十三頁前二行薩勒珠特舊作散
竹今改 前三行烏葉爾舊作烏野兒又布薩舊作蒲
散今並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膳錄貢生臣繆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十一

集部

秋澗集卷五十五

元 王惲 撰

碑

大元國趙州創建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贈大尉忠武史公祠堂碑銘

并序

自昔以功德而獲大任既歿而饗常祀者鮮矣况匹夫匹婦之心者哉如武侯卒而蜀人祭於閬梁閬去則魏土廟而食寥寥千載幾何人斯若太原郡趙相師表

百辟名節獨著薨謝之日葬加殊禮錫美謚無異議民有報祀而得衆心之同然者今於忠武史公見之公肇自太宗朝襲世爵付以全趙四十郡命其經理整戢之而公宿兵陽夏歲例歸眎師每過趙遲遲而行念此郡甫離兵燼經涂南北環視千里間野枯民曠畧無生意公閱其如是必為察民情之所苦留情體訪凡賦役偏而不均獄訟寃而且滯者無問鉅細一有之即以為有害於政也立與之均調而䟽濬之與民間無所求索自

貶威重告語約束必親詣問閭其一切興除寬假之力
又有大過人者會趙郡莠民共倡為白衣經會煽七
縣間不逞之徒因端竊發以至蟻動螻聚伺昧嘯亮約
屠城邑資藉梟雄以為依庇欲乘期竊發適公歸至郡
有以叛告者公曰若此者有亂之萌無亂之形處之為最
易易耳但須以計戢之無趣其變公外示閑暇覘黨
魁所在為伺其巢穴密羅之盡出其不意掩捕獲焉訊
之具服示所懲責餘悉貸之且以告屬邑曰渠率已殲

餘不一究以妥反側趙人遂妥迨壬寅歲詔作丘甲時
歲荒民移排抽戶推事竟推不滿者三十數有司以狀
白公曰業無所於取缺之以需可也守吏以軍興嚴惴
惴不敢諾公曰以民困故非敢私脫有悞責我任不汝
及也殆紀後乃如約不數年保障休息恒襄間熙熙然
一樂國也公薨後十五年前蘭溪薄郡人李瑛憲義重
報貞而有幹為一日謂趙之父老曰吾儕小人樂有家
室得至今日者可不知其所自斯皆忠武公恩造骨而

肉之之德也終無以圖報將死有餘負惟是起祠奉祀
庶疇萬一衆曰諾遂相與協力作新廟於郡城西里迄
三載廟成神棲像設翼翼有儼凡用鍰三千七百餘緡
已而州貳政修人賈英嘗屬橐鞬左右公覩其若爾感
念疇昔曰丕厥構則罔及廼以樹碑頌德為已任以某
知公平生頗詳不千里遠請書其事於石某以下吏故
有不敢多讓者因勉為次系之公諱某燕之永清人資
忠亮謹畏以度量雄天下厯事四朝入則坐廟堂出則

分閫寄者五十年當其臨大事決大議夷大難不動聲色卒之收尊主庇民之功此天下所共知茲不復云顧惟治趙之績在公雖一事惟其恩造之功至故能感民心也深化強梗而為善良易慷慨而為忠厚以致其生也如父母戴之其沒則以神明事焉嗚呼休哉人稱至人不死以氣之精大賢不亡得氣之英公英爽在上其眷戀於趙人也審矣仍作歌詩遺之俾歲時虔饗以侑肴簋椒漿之薦其詞曰

常山鬱兮蒼蒼陣堂堂兮公則亡趙之封兮四開風雲
慘兮漢故臺望公不來兮莫知我哀公精英兮弗昧山
川開闔兮不隨以晦公不亡兮德在民思之在心兮其
存則目存之目兮思則固廟而貌之兮其以故招公來
格兮歆嚴裡飴冷飈兮雲旂紛愴光靈兮愈於生存福
我兮孔那驅癘疫兮辟妖訛風時雨若兮歲時和民報
祀兮心乎靡他坎坎擊鼓兮舞僂僂饗有肴烝兮登有
歌麗碑峨嵯兮永言不磨

大元故懷遠大將軍萬戶唐公死事碑銘

并序

天下有醜戰之士拳勇絕人捐軀殉國雖一時之短其義烈言言超千人而挺生奮百世而獨存者誰乎南陽唐公其人也公諱琮世居內鄉縣淅川之白亭伯祖諱皋金季以鄉豪署峽口鎮將父諱慶仕亡宋用邊功起身自保義郎京西副將累遷至左領軍上將軍諸軍統制歸附皇元後終江淮軍民安撫使惟襄鄧自昔為用武地唐氏世鍾材武繼領韜鈴剛毅奮發馳聲疆場稱

山南名將家公軀幹魁傑而善於騎射黝色鷹視氣吐
鐘鉉然擐甲橫槩出入行陣人愕而聳之至元十三年
襲父爵授武畧將軍管軍總把明年丁丑轉武德復安
撫使仍佩金符十六年以勞績進階宣武授金虎符管
軍總管十八年陞懷遠大將軍萬夫長二十年改授唐
州軍府萬戶二十五年移鎮泉道屯駐春陵時安南保
最爾域負固不庭聖上赫怒詔諸道兵以討之公到鎮
甫二旬而檄至即閱數軍實申嚴節制明日大燕羣僚

叙別或以期遠緩發為言公曰不可征討國家重事忠勤臣子大節況吾家三世迭將迨不肖之身分符專閫備其爪牙恩寵深厚思畢力邊陲以暢天子威命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尚敢以顧忌為計哉詰旦啓行旂旆精明鼓角清亮識者壯之遂會諸將屯靖海境谿嶺端險艱於馳逐北兵不習地理與鱗甲爭利於舟楫叢薄間已非所長加以瘴癘流毒海飈騰炎吏士觸冒疾疫者過半躬自撫視左饘右劑恩義備至若父兄之於子

弟致人人感激思奮島夷幸我師不利乘便突出逞獍
肆凶次年己丑三月大戰於鹽場之三江口公率衆先
入所向披靡賊兵衆開而復合者數四致麾下散失公
力戰手剗數十人以沒得年四十有九訃聞部曲至刲
股肉致祭朝廷為嗟惜之公天資雄峻沉鷺有將畧號
令精明拊循有素期於恩威兼濟當戰陣際奮勇愾敵
不自顧惜有古烈士風概故所向克捷自筮仕不十年
正位帥閫平居與人交氣怡辭溫謙恭惟謹未嘗遽色

待物人視之儒素也其死生義利胸中權衡素定決非
奮不慮死徼取美名者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志士仁
人終始一致雖顏嵩岱不吾壓也豈以暫不幸而墮吾
名節哉王者推而褒之所以砥礪多士窒不軌也故周
崇死政漢寵死事然皆有等級次序俱未若皇元即以
父祖之爵祿畀其子孫有崇無降其報卹激勸之典視
前代為重公可謂得死所矣夫人李氏亦內鄉大家資
度純懿克媿公德孝以奉舅姑慈以鞠幼稚生三子一

女孟曰世忠仲曰世英季曰和尚孫二長靈童次保保
世忠子也世忠嗣奉世爵往奠舊服追忠思孝罔替箕
裘奉公衣冠葬襄陽穀城縣鳳谿鄉丙山先塋之次起
祠墓前歲時享獻庸展哀慰復念非假辭紀績曷以垂
鴻無窮倘得書太史氏則先業為不朽矣遂介秘書監
丞申敬再拜來請某以忠君孝親係風化所在有不獲
辭者輒論列而繫之以銘其辭曰

武當西來萬馬驤漢水東注為滄浪鳳谿之里穀百邦

盤盤沃野開荆襄丙山衣冠唐所藏維茲唐侯百夫防
佩服義烈南方強三世崛起叅戎行幢牙茸燾金節煌
王常鐵石我所將維南有交伐用張一軍來戍心靡遑
萬甲夜卷趨敵場桓桓不憚天戈攘誓此一去批其亢
春陵宴訣何琅琅山谿失勢臣分當蛟鱷肆毒紛蜂螳
落落銅柱鷹孤揚海霧翻瘴癘三江奄奄戰鼓聲則鏜
一債不抹千夫僵蛟匣零亂劍有光臣維有賈甘自戕
一日之短百世長恨以鱗甲易我裳義存義亡臣節昌

勝負況復兵家常卹典昭報恩澤滂嗣侯孝思示不忘
葬而從祖享有堂巫陽下招為悲傷羈棲胡為滯此荒
魂兮歸來安故鄉挂拴肥腩羅酒漿部曲儼侍備兩廊
鼓鼓鐃鐸聲鏗鏘子孫歲時供烝嘗銀鈎翠琰勒我章
忠傳孝繼渢大決陵遷谷變事巨量英聲載世永不忘

順德路同知寶坻董氏先德碑銘

有序

至元十七年奉議大夫盧越監使司提舉董侯孝良以
規辦功最陞授朝列大夫同知順德路總管府事自惟

材疎能譎何以臻此茲蓋祖禰積德累行涵濡慶澤所從來遠矣惟是斲銘樂石光賁松梓庶克自信適追仰報罔極廼介府幕陳從慶贄禮幣百拜以先瑩碑為請某承乏燕南以明新是任惟孝與義為世大經今猥來屬筆有不當辭者謹按所具事狀董氏世居燕之武清縣南仁佛里金大定十二年改新倉鎮作縣故今為寶坻人曾祖以農為業代遠偶逸名諱生三子曰永進曰仲仁曰藥昆仲既蕃孝愛日篤以資雄一鄉永進娶彭

氏女實生寶溢府君諱柔蓋侯之皇考也府君行孝廉
善居室一介不妄取與諸人里中以善人稱之二親嘗
卧病治療罔効府君曰嘗聞人之肌肉可愈困瘵於是
默封股肉雜它物進之服之果良愈既而父目病幾於
凝盲府君又以舌日舐其目無幾頓還舊觀邑里稱嘆
以為孝感所致云嘗以事之保暮行通衢間蹙得白金
一巨餅值幣百餘緡詰旦持坐獲所候求訪者失主至
物色詢不妄即付之至於牟子錢貧不克償者率折其

券以貸自是孝廉之名軒著燕保間當途者聞之以謂
不苟於得可以臨財厲俗用薦擢充保定務商榷次任
寶溢塢監支納益用心稱物極平施之方公私俱有賴
焉至元十三年以疾考終牖下享年七十有八董氏其
三代皆竈寶坻故塋至公始徙家武清之大定沽遂改
卜聚落之南京原是為武清新阡孺人蘇氏信都大家
事舅姑主內務以孝婉聞生子男三人孝義孝溫孝良
大君資藉訓迪納規矩中者居多故母儀婦道宗族取

法焉今年九十有四起居飲啖精健如五六十人孝義
有融德不樂仕宦二子長曰順管勾鹽場事次愛孫孝
溫純謹有幹局充鹽使司判官三子和張律昌孫和任
鹽當官和之子巴克什邁珠孝良孝友純至幼習司空城
旦書及長兼通國朝語嘗給事貴近以材果管勾三汊
沽鹽官事至元十年秋大霖三汊被浸亭戶例狼籍阻
饑候致卹申明上官發廩米四千餘石候乃計口均給
民免菜色水退候諮度原隰終復為患議戶抽一推起

土障場請於上允焉明年水果至無所虞矣以能陞本
場鹽司大使仍佩金符以寵異之先是歷年牢盆錢不
計成鹽多寡即驗丁全給致本耗而課不充後復給與
不時課不辦而卒日困侯白所司革焉遂驗亭戶煎數
在官仍半給之復需其畢運為足其所當付至曩之停
而未頒者仍皆為畀之至今遵行官卒兩稱其便十三
年亭戶之哺無可於糴侯以嚮造孔棘恐軼歲辦出私
廩二百餘石廩食之未嘗更其費十四年用薦欽授宣

命官奉訓大夫尋陞奉議兼提舉蘆越鹽司事十七年
以均幹有方程辦饒羨積前後勞遷授今職侯以民社
重寄非財賦可擬宣力有加焉子三人長曰革中書省
宣事次安珠次海桑托噶初寶溢府君割股肉以致親
和厥後府君洎太夫人蘇氏在疾子孝溫及侯與室劉
氏亦踵而行之由是鄉里論篤孝者以董氏為稱首嗚
呼孝者人子至行揚名顯親之大致也然代以孝名者
非一若休徵之剖冰求鯉孟宗之泣林取筍李建進藥

而病即瘳盛彥慟哭而明復故今董氏之刻肌而愈親疾可謂情迫孝至殊途而同歸者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至慶流胤裔移理於官宜矣後之來者復能致揭兩間以極忠厚孝廉之美將見董氏福祿淵流而未央也是宜銘銘曰

暨暨董氏起家幽墟繫曾祖君是生三珠孝廉溫潔玉瑩不瑜我屋豐潤爾焉德劬維寶溢君乃皇厥圖一廉厲俗致身仕途我幹我均我摧我酤人勉不足我恢有

餘夫孝何居曰父母且病則致憂已何暇虞越惟親安
其樂愉愉要以情至同歸殊途錫我肩頤德宜不孤篤
生賢孝高大門閭連城具瞻有儼倅車顯親揚名實由
懿模適追圖報於焉是需岌峙豐碑螭首龜趺丐我銘
章大書特書幽陵蒼蒼渾流徐徐照映鄉梓永承德隅
故提刑按察簽事劉公墓碑銘

并序

奉議大夫提刑按察簽事劉公既寔之明歲其子珪感
然以追遠之志來諭曰孤不天先君勤勉王事以期顯

歷半道傾摧俾任重致遠之舉罔克攸盡在珪幕終養之榮曾弗少及不孝之大無足言者惟是刻銘麗石表見墓道庶不朽而為新隴光幸憲使閔焉某惟曩嘗與公翱翔中書有聯事之雅以分以義有不敢為亡友靳者謹按事狀公諱濟字巨川其先真定行唐人世在野大父某倜儻尚氣為鄉曲所重考信方直有父風以植產致富心存樂施貞祐兵避地陳潁間散財濟衆人多傾赴正大末所在遊騎充兵令民團結相保衆推公充

鄉義兵都統已而沒於事公信之冢嗣也自總角姿嚴
恪不知為兒嬉及長明吏事時趙人董珎者來領魏郡
材公為郎署府從事民政軍務多所裨益中統建號闕
省府立擢賢舉能以恢廓宏綱為亟路辟公應選遂補
省左曹掾四年間精覈吏務氣明而事辦然所期攸邈
有不屑為者尋除貳上都糧料使會當佑平致太庾京
積已而充中書磨勘官真定郭文進者撫白肖二人毒
殺其父歲久莫決府以疑獄聞命公往讞既至按覆簿

續推察物情不終日而虛實兩判鎮人稱其明朝官嘉
之至元七年初授承直郎太原路總管府判官公不卑
小官思以行志惠吾民為念府東有山曰罕山每溝澮
秋泛害及關坊公廼度原隰相水衝以事宜從上官議
可焉衆欣就役自山南抵汾壩鑿渠涂十里以醴水勢
自是漂沒患絕且溉傍田數百頃其興利除害類如是
明年夏六月大旱步禱烈石龍祠應焉秋賴以熟九年
陞授奉訓大夫知獻州事既下車囚繫填狴犴間公嘆

曰盡心之戒當於焉是圖遂裁遣剖析凡五日牢戶為一空然後東吏以法拊民以寬慮科調之不均也為等第之恐田疇之未治也為勸飭之新州治以具視瞻崇儒學以敦教本內外釐補井井有條其孝弟任卹之化風偃海濱矣迄今民思不忘秩滿憲司廉其能遷奉議大夫簽書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十六年四月竟以勤事致疾既乃終於位享年六十有四夫人程氏魏大家配公德良稱前四年卒即其歲九月廿九日祔大

名闕

由盆里繁水之陰宅新兆也二子珪玘

今珪亦官奉直郎大名路總管府判官性純孝從政幹
果玘歷管庫甚愿女三人伯適趙郡武氏仲從鄒氏季
徐氏公資明辨遇事風生不肯陸陸一事落人後故所
至卒有聲其孝義出天性固然初調并梁兵西援胸臆
事集悵望南雲泣焉興感曰母氏殯陳四十年不即卒
大事倘溘先朝露目其能瞑乎乃於介使告其所以然
諾焉馳至陳求訪叢垠間罔知誰何因籲天行泣俄得

劉叟者示其處下挿驗所誌物是夕寤寐中似有以呵
之者曰汝母何疑當收之速去即是年冬十月歸葬行
唐縣甘泉鄉七里烽之先塋禮也傳稱古人行役云遠
必思念其親以篤孝養若公斯舉何思遑將其母哉又
鄉豪董君死葬瘞陶碑石卧荒壠間身後貧不克剡樹
公按部過趙為求銘表墓以報知己其風義肖上世又
如此是宜銘銘曰

古評吏治匪循即能循傳而列能或槩稱時有緩急事

方責成珮玉長裾艱於奉承維材應變其任乃勝用或
異宜跌馬不興暨暨劉公才長氣宏小試游刃銳於發
矧擢列郎曹風生臺閣若不屑為翩翩荷橐一麾出守
殆古能吏錯節盤根別夫利器苟利吾氓身弗遑暇于
今兩州懷思無數維孝與義為世儀軌子箕而裘已濟
厥義歸息泉扃神亦寧止五鹿之野由盆之里沙麓茫
茫繁流瀾瀾谷變陵遷墓碑有崑

大都通州郭氏遷塋碑銘

并序

孝子之愛其親也心無乎不至其始也盡歡心以致其樂僖高爵以顯其宗又以安尊榮歆其親以愜適其志望及其終也擇善地敝真宅樹豐碑彰遺嫣別為再祖俾享大宗不遷之祀越是心以為校者於尚書郭君見其純且至焉郭氏世為通州潞縣人曾祖府君諱伯昌尚義有應劇才金季以勞授州之判官方四郊多壘仍歲饑荒賴公力全活者衆民刻惠里碑至今其石宛在金制官分嚴不敢絲髮侵上承下辦惠鮮保障能爾其

為人可知已大父諱和字和之資持重擇交而遊經紀
遠識殊與父肖貞祐初燕不能國遂避地徙河南公奉
從母楊挈弟姪至復州鄉梓往返數千里間冒涉艱梗
舉宗全慶竟不失舊物是亦人所難能郭氏之有今日
其祥實開於此公少樂讀書長以吏業著稱且玄之與
潞在昔為轉漕淵會見聞習熟故公於綱紀為詳壬辰
歲詔立漕司於燕明年癸巳中書鈕祜祿公辟公為經歷
官舊條新制兼舉而行居無幾何民力大紓而廩儲崇

積會計出納允當詳明官無私焉至今論漕運者皆以
公為稱首國朝丁未公春秋五十有九卒官下祖妣孫
氏庶出之清門內助成家與公合德後公廿一年乙亥
歲壽八十終生二子長諱天珪字君寶次天瑞晦德不
仕棣華輝映樂怡怡也鄉里以善人歸之長即尚書君
考秉德清慎直諒多聞以世美繼為漕幕從事為人樂
易輕財好施雖指困解驂未嘗見難色樂從賢士夫游
延致禮待惟恐不盡又通五行書叩之者推明倚伏率

以戒辭為言斯亦知命君子者歟惜乎年不滿德仕未盡用至元改號夏四月廿九日以疾卒壽止四十有七子秀生纔十四歲夫人張氏燕之名家女性貞靜壺範有光漕司府君既歿夫人持內事甚嚴家道昌宜內外宗屬入門升堂不覺其母子之互為資也享年七十有四終所居正寢實至元廿九年壬辰秋八月八日也秀字秀實姿善淑少以孝聞交於友以誠移於官則理儀觀魁偉臨事明敏有蘊藉甫冠由總制院都事遷經歷

官繼改都省左司員外郎尋就陞郎中已而授少中大
夫禮部尚書今簽宣政院事君自惟起身刀筆不十年
致位通顯德薄才菲將何以臻此茲非先世積善累慶
光潛不耀一旦叢於不肖身者如此是用祇懼昊蒼罔
極報德何從顧惟長城先壠厯年邈斧封馬鬣傍無所
取穴故祖考叔父而下三柩皆未克大葬言念輿傷芒
刺負背乃改卜宛平縣張華里之北原墨食吉用三十
年春二月壬寅以三品儀物封而樹之庶幾無乎不在

之心少有遂焉既襄事百拜以墓碑來請幸內翰惠顧
三讓求益懇予以孝子順孫顯揚慎追之義關人倫風
教者為最謹按善狀諾而銘諸銘曰

慶由善先順為福原惟積也厚其流則淵譬彼播植用
其道而分所宜其根苗華實有不期然而然猗歟郭氏
宗族嬋媯繫長城之故壠不知其幾世幾年堂封累累
拱木蒼蒼偪道涂而且隘無可穴而理必遷張華里西
其平宛宛風水攸寧鬱焉新阡哀哀送終棺衾華鮮祭

以大夫有加鼎籩祔安神靈既厚且堅庶窀穸之下慰
將寸心之少安孰無子孫焜耀聯翩念得之而能竭力
讓春官之孝賢刻吾銘而表神道永以為郭氏無窮之
傳

大元故中順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

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上登極之二載詔以前泉州路總管中順王公作尹於
徽制下而公已卒士論慨嘆惜其備具文武才未究於

用也明年春正月嗣子謙持大史屬王德淵所撰善狀
百拜來請銘自惟識公始用情交終以義合至元庚寅
歲邂逅於歐閩後二年予入翰林公亦終更來燕玉堂
多暇日夕從遊詡詡相得校夫三十年間會晤雖數在
京師為最洽公今已矣銘其墓宜莫予若公諱道字之
問姓王氏其先為京兆終南縣人世將家公姿魁偉勇
而多力幼讀儒書長憇武事飛戔走檄尤翩翩也公既
負器局挾藝能不肯碌碌居人後間出大言押闔時事

及作為歌詩藻思甚壯激昂頓挫以驚動一世謂將相
無種功名可握契致也然於時貴近終無所合至元更
化以剔民蠹清吏弊為亟公曰茲吾之時也迺走燕上
書請置執法官如是則吏畏政肅澤被於下政化可得
而成六年憲臺肇建遂辟充掾史公志在澄清一旦抱
牘齷齪鳬進論得失於簿領間恥於屑為纔數月即拂
衣而去適朝家遴選文學士充東宮講書官用昭文竇
公薦得入侍經筵進讀際辭理敷暢間以時務意在互

有發明由是稔知為奇士進見顧盼與餘人異欲大用而有需也十三年江左平福建內附蠻夷悍輕易怨以變蛇豕婪婪血人於牙何所靳顧非大行臺鎮之不足以制內而撫外也故即署官重其人方裕宗皇帝叅聽朝政廼選公充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柄用者專尚威猛不能導揚恩信慰安遠人凡事之悖理政之害民及私意之所宿者公皆執而不行至面折力諍必理得事正而後已如宦族趙知府元輩六十三家閑居室潤

誣與山賊通擬梃殺之意在籍沒掩利餘貲公抗言宋
故官累詔恩卹今以昧曖一槩奴戮有傷朝廷好生之
德止杖八人餘悉縱遣降將弔眼陳據漳州叛賊勢張
甚招討潘力不支踰城走泉行省以失守罪縛出將戮
焉公曰招討秩三品有罪當稟於朝不可擅殺上官怒
遣督將二人率甲士環公曰不同署罪當相及公乃具
朝服望闕再拜曰省官不有朝廷脅我以兵將欲何為
吾寧與潘同死字不可得也彼莫能屈潘竟減死論其

守正不屈類如此由是強橫氣褫善良攸賴閭閻間至
畫公像事之廿四年授中順大夫泉州路總管兼府尹
泉據南海津會豪僧吏商假權貴聲勢日凌輒請索素
大府紀綱牟取衆利公折以理拒以威輒落其機牙束
手噤語而去公堂為肅然先時晉江之安溪土賊張大
老方德龍嘯聚畬洞無賴二萬餘人時出搶掠為一方
大患者幾三十年聞公至私相約束曰王老子來當謹
避之勿輕出公為布耳目設方畧不踰月生擒賊酋廿

三人悉擄殺泉市餘衆駭散百姓為之歌曰藥不瞑眩
而疾祛非良醫而誰乎兵不血刃而賊除非智士而誰
乎其為輿情感悅可知矣在任凡四載代歸鄉里以營
治先塋樹植碑表為務屢供具召親友燕衍為樂若日
不足者家人亦訝其遽如許也元貞二年春二月十有
二日以疾終私居正寢享年七十葬維州北海縣樂泉
里金山原公強矯有守臨事敢言膽氣噴薄無所回挽
志在開布公誠砥礪名節表表有見於世孰謂勢利可

得而奪耶至於摘奸發伏不避持難又似夫漢王尊之
在東郡虞詡之治朝歌也奮身布衣起家至二千石剛
直之氣至老不衰其功業止斯而已此士論所痛惜也
遠祖金初以武功賜完顏氏世襲千戶官至金吾衛上
將軍曾祖諱虞卿大父諱從政厯隰州太守父諱成皆
嗣承世爵金亡復故姓仕國朝任樂安縣令因家焉今
為廣固人公先娶孫氏生子謙夫人年廿八卒繼室羅
氏亦先公卒生二子曰諒曰惠謙幼侍東宮才敏有時

譽能政克家蔚有父風今官奉訓大夫大司農少卿男
孫四人謙之子三日元孫仲孫季孫諒之子一曰彥孫
公平生著述號雲門老人集殆千餘篇傳於家銘曰

緊王使君起海壖妙齡飛英振孤騫陳琳書檄何翩翩一
箭擬下聊城堅心惟嫉惡民瘼蠲驅逐烏雀同鷹鷂一
行作吏非所便褰帷有志登八埏封書直上沃帝淵太
微執法光炯然春宮向學開經筵一日登對席為前顧
公可試宜擢遷利器當遇蟠根宣歐閩行臺兩廣連陽

舒陰慘持化權幕非其人奚望旃六十三家宋故官執
之犴死何繁寃公為辯折皆平反潘惟不支心則丹以
死信理人所難維閩之南大府泉畀公撫循面則專鋤
難強梗安惇鰥風颿踔反海魚龍翻萬貨山積來諸

教教

番晉江控扼實要關勢取豪索非一端不動聲氣為周
旋安溪有盜勢結盤撞塘呼號動百千公然剽竊三十
年為一郡患何述邇公來約束無妄干老熊當道百獸
跼一旦解刀耕隴間溪山淡淡風日閑帥得其人人自

安知君兩除稱衡銓幕府坐嘯鳥化絃簡節疎目政猛
寬四載終更公孰賢王尊虞詡相後先千年神劍埋山
原鬱鬱夜氣生紫烟何以驗之石有鐫

秋澗集卷五十五